



恒口的老街

□ 徐家蓉 王兆群

恒口古镇位于安康月恒河口示范区，始建于宋，兴于明清。中国地理理论纵横东西南北，是指东西为纵，南北为横，“横—恒”通用，中国的河流大多东西走向，而此地有一河流由北向南流，故称“横河”。乾隆年间，“恒”字简化，此地改称为“恒口”。恒口历史悠久，过去是个小型码头，老街随之兴起，会馆林立，物资繁荣，有著名的江西、广东、贵州等十余家会馆。恒口老街南北二山、东西二川，是农副产品的集散地，有名号近百家。《明史》记载，陕北有榆林堡，陕南有恒口堡。名列全国72大镇之一。

早年就听老人们说过，恒口是安康的粮仓。首先，它土地肥沃，人们笑称：插根扁担能发芽，天旱三年不饿饭；再加上水陆运输都很便捷。据说，明清时期从月河撑船载物可以途经安康直达汉口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我在离此地30多里路的北山当过知青，也曾五次三番的探访过这条老街。那时，小街不长，大概五里左右；街道不宽，目测也就六七米；大小不均的石板铺就的街面。站在小街中心向远处一望，街两边没有现在这些瓷砖上顶的新楼，一律是镶嵌着深色门板的老房子，还有高高低低的防火马头墙静静地矗立着。家家屋檐下，一般都有笨重的青色石条砌成的台阶，南来北往的客人们累了，可以坐下来歇歇脚。小街以东的尽头，一条恒河喧嚷着汇入南来的月河，只要没有暴雨，它们总是清澈见底。

那年月，这条小街没有现在这么寂静，从日出到日落它总是那么喧闹。走在街上，到处都有担架的、卖草的、剃头的、扛来农具和蓑衣摆摊的、拎着竹篮叫卖时令水果的。麦收时节，花上五分钱就可以买上一捧又酸又甜的李子解解馋。三伏天，这街上家家户户的美食最出名的就是一碗凉面，一大早，各家的主妇就差遣自家孩

子到街头的水井提回两桶清清凉凉的井水，担回家先把洗净的鲜黄瓜放进去冰着，就着醒面团子的工夫，把冰好的黄瓜切成细丝，嫩嫩的黄豆芽也要焯一下水，只等面条炒好煮熟过个水，加上黄豆芽儿和黄瓜丝儿，倒一点儿香油，搁上油盐酱醋和蒜泥一拌就大功告成了。

不过，那时在我的眼里觉得最美的还不仅是这些。沿着小街随便从哪条巷子走出，不到百米，眼前就会出现大片大片的绿色的田野，春有麦苗夏有禾，脚下，乌黑的土地肥得流油；远处，田埂上时有扛着犁牵着牛儿的庄稼人。从“快黄快割”鸟的鸣叫到金灿灿稻谷收获，勤劳的人们年复一年亲手绘制了春播秋种的美好画卷。那时那地，沐浴着煦暖的阳光，走在松软的田间小道上，我这才算明白，为什么我们村里只要哪家姑娘嫁到恒口街上，其父母在村里说活口气就不一样了。

千年古镇民风淳朴，文化积淀深厚，民俗风情多姿多彩，使恒口具备了长江流域文化特色。现在，小巷尽头，一望无际的绿色或金色的原野早已湮灭。游走在这条老街上，我看见了陈旧马头墙，凋零的瓦屋，破败的木窗根和杂草丛生的天井，还有坚守着潮湿和阴暗，依然不愿撤离的老人。相比试验新区的幢幢高楼，感觉到这条老街和我们这代人一样的确老了，不过，我还是觉得老街虽老，却有它原汁原味的历史感，最好能修旧如旧为后人留下一点文化古迹。

远处，一座新的恒口街正在兴起！
(图片作者：王兆群)



从石梯古渡顺江而下的江面宽阔，水流舒缓，水清见底，河床鹅卵石遍布，水中鱼虾清晰可见，江水一片蔚蓝，两岸青山连绵，绿树成荫，风景宜人。

在距石梯古渡约5公里处，会看到汉江北岸高山突然裂开一道峡谷，从山中奔流而下直扑汉江，长年累月的流水从山中夹带着泥沙巨石，一直堆积到江心，如一道大坝将汉水直逼南岸。数百米宽的江面在此被挤得只剩下二三十米，形成一块儿开阔的河滩。在河滩下游，江面又恢复了上游的宽度，一个巨大的漩涡出现了，这个漩涡深不见底，江水一片墨绿。在这个漩涡的下游，一个更大的河滩就是二郎滩。汉江流过二郎滩后改道直奔东南，江面又恢复到数百米宽，流速变缓，两滩之间约有1公里的距离。汉水急湍，浪花翻飞，颜色雪白，立于山顶，只见两滩之间的漩涡深绿，向

汉江二郎滩

□ 王丽蓉

东西方颜色变为雪白，而上下游水又为蔚蓝，如同一条挂着巨大绿宝石的项链，十分好看。

二郎滩和神滩上由于淤泥肥厚，上面灌木丛生，杂草茂盛，山鸡白鹇栖于其中，怪石林立于滩上，只见汉江北岸，青山直入云霄，河岸陡崖上偶有几棵绿树点缀其中，山崖上的人家星星点点，犹如嵌于天际。由于河滩下游还有十余米落差，江水在此突然变急，滔浪溅起数米，水花飞达数丈。汉江南岸石梯花果山山根直奔而下，流过二郎滩淌过巨大的漩

涡，立于二郎滩上，坐在汉江怪石之上，听着山鸡、白鹇叫声，看着鱼跃险滩的胜景，还可欣赏汉江水由蔚蓝到雪白到深绿的变化，使人不由心生气吞山河的感慨和情怀。

过去水路交通发达的时候，二郎滩是汉江水道上的一道险关，许多过往船只只受困于此，而今二郎滩边316国道贯通东西，这儿成了独特风景。

关于二郎滩还有个美丽的传说：相传在远古时代，二郎神带着哮天犬来到这个地方，这里风光秀丽但荒无人烟，二

郎神十分奇怪，便四处搜查原因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发现河是致使这里荒芜的原因，于是他开山移石，取石修坝，让人们在此自由的行走。这件事被玉帝知道后，就赐了他一件宝物，但天蓬元帅不服，为此，与二郎神大打出手，为了显示自己的神通广大，就把这个河坝推翻了，但河坝淹没之后，这里却变得更加美丽、宽广了。

汉江静静地流淌，二郎滩闪烁着粼粼的水光，仿佛镶嵌在汉江上的一串串珍珠，二郎滩见证了汉江的潮涨潮落，为石梯古渡增添了迷人的风采，成为一处风景独特，水色无限的水域和美景。



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



流韵

汪龙涛 摄



天高任鸟飞

叶明星 摄



翩翩起舞

陈善快 摄

安康市水利局、《安康日报·汉江晨报》联合举办“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”摄影暨美文大赛，向社会各界征稿。参赛作品请发至 1739108259@qq.com 信箱，作者请发附件并留下联系电话和地址，否则稿件无法采用。如图片数量多，请压缩打包发送。谢谢合作！（策划：吴平 组稿：唐大明 卜一兵）

“天降大任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。”

1968年“文革”结束，学生复课，一切开始恢复秩序。当时，我们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几乎同时进入了初中，原先小学的同班同学被打乱，由两个年级的同学混合编班。说是复课，其实连书都没有，由于受“文革”的冲击，教师们对学生的教育都是心有余悸而不敢管，上课自由散漫，学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没有作业，像一群散养的羊仔。

我在紫阳一中混了两个礼拜就再也没有去了。后来随家去了农村。

去到了一个十分陌生的地方，生活各方面都十分困难，有时好几天都吃不上蔬菜。农村人一般以家族关系聚居的较多，外姓人总会受到排挤的，劳动时总会把一些技巧性的“轻巧活儿”安排给本家人，粗活重活分派给我们这些外来人，至于工分也不可能同工同酬，一般和农村女人的工分差不多，理由是很牵强的“技不如人”。

就这样，我在村上劳动了一年多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幸运落在我的头上。襄渝铁路开工，需要在村上抽派民工，村上作为“累赘”把我派去了三线民兵连修铁路。

三线建设也是趣事频发的年代。民兵连有个叫张尔顺的连长，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退伍老兵，解放后回乡劳动，当时回乡也没什么介绍信证明政治身份，组织问他是不是党员他说他是党员，组织上就登记为党员，后来问他谁是他的人党介绍人时他说不出来，由于他在刘伯承部队当兵的，就说介绍人刘伯承，弄得登记人员哭笑不得。张尔顺最滑稽的是打电话时对方问他是谁？他说：“我是张尔顺，张尔顺的张，张尔顺的尔，张尔顺的顺。”对方问他在哪儿？他一手拿着话筒一手指着方向：“我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我一哈儿要去那儿。”还急得脸红脖子粗。

在紫阳境内修襄渝铁路的有个学兵连都是外地来的，学兵连在这里呆久了，都学得牛里牛气吊儿郎当，衣冠也不讲究了。喜欢起哄打群架，冬天穿的棉袄都不扣扣子，用一根绳子在腰上一扎如同山匪，经常三五成群进城闹事起哄，时间长了街上居民叫他们土匪娃子，影响特别不好。

学兵连的女娃子跟男娃都是分开住的，而且分隔距离都较远，女生有封闭较好的厕所，厕所的粪坑露在外面的，有些农村民工娃子天生爱挖粪坑的（蠢坏蠢坏的），当瞅着有女生进厕所时就捡起石块砸进粪坑，厕所内的女生传出一阵骂声。

当时三线建设靠的是人海战术，人员来自四面八方，有铁道兵，有学兵连，也有本地抽调的民工。本地民工村上记工分，另外给我们发生活津贴，比起村上的劳动要优越了许多。

本地民工连队抽派去的人，大都不是村上主要劳力，不是老的就是在村上没特权的人，或是干活比较木讷的人，我在那些人中算是“精英”了。

精英是要受到重用的，连长立马任命我为连队统计员，每天负责统计施工进度。对这份工作我很认真负责的，由于自己表现极佳，没多久营部抽我去审查各连的财会账务。其中有个连队司务长出了经济问题被撸了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，营长就让我上任司务长，算是提干了。后来还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了一名中共正式党员。在那时入党是没有预备期的。

1973年三线建设接近尾声，已不需很多人了，抽派来的本地民工都各自回到村上。由于我在连队的表现优秀，公社书记有意培养，我作为老、中、青三结合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去公社任职。当时正值大专院校招生，我执意要去上学，就谢绝了书记的一番好意。

私人档案

落雪的日子

□ 黄平安



今年冬天的雪来得早，未到小雪节，便“捷足先登”了。

大雪在带来寒冷的同时，也给人们平添了很多趣味。雪天寒冷，人们总会设法御寒，酒，便成了雪天里的好东西。诗人最雅，常常一边赏雪，一边品酒，一边赋诗。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白居易的《问刘十九》最是生动传神。孟浩然性情旷达，常常骑着驴儿踏雪寻梅，曰：“吾诗思在灞桥风雪驴背上”，其情趣和雅兴可见一斑。还有在风雪中垂钓的，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”二十字的《江雪》，把作者身处逆境，仍孤傲不屈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张岱在《湖心亭看雪》，“雾凇沆砀，天与云与山与水，上下一白。湖上影子，惟长堤一痕，湖心亭一点，与余舟一芥，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”至简至美的句子和意境，令人赞叹不已。

这是古代文人雅士赏雪玩雪之事，我等凡人自是没有这等风雅，只是在雪天里做些让自己高兴的事罢了。小时候，每年冬天似乎都是雪花飘飘，寒气逼人。可小伙伴们并不畏惧寒冷，他们会到雪地上尽情释放天性，做得最多的事当数雪地捕鸟。雪落数日，鸟儿们无处觅食，饥饿难耐，小伙伴们便将一块雪地清理干净，撒些粮食作为诱饵，然后将小竹框罩在上面，用一根20公分长的木棍将框子的一边撑起来，再用一根细绳子一头连在短木棍上，一头由一个隐藏在远处的小伙伴握在手里。饥不择食的鸟儿们一阵东张西望后，陆续钻进竹框里来吃食，小伙伴瞅准时机，拉动绳子，竹框顿时扣下，鸟儿们一下子成了“瓮中之鳖”。小伙伴们虽然捉了小鸟，但绝不会伤害它们，往往逗玩一阵后，就会放飞自然，他们要的只是捕鸟的过程和乐趣。

“舞火龙”也是童年趣事。下雪天，学校里没有取暖设备，家长便找来旧搪瓷盆，装上铁丝提手，自制成了火盆。每天早上，同学们都从家里提来一盆木炭火御寒。燃烧了一节课的炭火，到下课课时已经不旺了，为了赶在课间十分钟把炭火再次弄旺，以便下节课好取暖，小伙伴们纷纷舞动火盆，炭火在飞舞时被风越吹越旺，冒着红通通的火苗。雪景里，但见一只只火盆在空中划着美丽的弧线或圆圈，远看恰似一条条“火龙”在飞舞，煞是壮观。

雪天，也是乡下人走亲访友的时候。家里来客了，热情好客的主人自是不敢怠慢，会倾尽家中所有，弄上一桌好菜。当女主人炒菜时，男人早已在火塘边准备好了自酿的头曲。宾主围炉而坐，品酒拉话，天南地北地闲扯。虽然没有文人雅士吟诗作对的雅兴，但酒桌上的温情和暖意，却像是一首无言的诗，一曲温馨的歌。

近些年来，全球气候变暖，雪是越来越少了。今年却不同，雪似乎有几分怀旧，回到了从前的节奏，一场赶一场地下。那些喜欢户外运动的人，自是欢呼雀跃，“长枪短炮”、手机、卡片机都上场了。喜欢玩自拍的人，更是乐不可支，摆出各种造型，把自己定格在美丽的雪景中。堆雪人是少男少女的偏爱，他们更有激情，不畏严寒，或单枪匹马，或三五成群，校园里、公园内、场院内、纷纷摆开了“战场”。堆雪人虽然不是现代人的发明创造，但他们用自己的想像力和创造力，使这一活动不断升级。推出的雪人，大的，小的，高的，矮的，搞怪的，俏皮的……绝对个性十足，应有尽有。这是一个全民摄影的时代，下雪天，有关雪人、雪景、雪趣的照片花样百出，妙趣横生。他们通过网络，把自己创造的美，传递给无数热爱生活的人们，使那些热爱雪景却没有时间或机会身临其境的人们，也能享受到一场视觉盛宴，这真是一件你乐我乐大家乐的好事。

生活写意